

# 台胞抗侮軼史 (上)

高松壽

## 奮鬥抗日一十九年

民國二十年(一九三一)夏天，由於父親高銘鴻公領導全臺十萬華僑，從事抗日運動受到日據當局的極端嫉視。我們一家的處境越來越見危險。嚴密的監視，百計的杯葛，父親尤且不斷的遭受傳訊、拘押、羈留和種種的迫害。當父親深知日據當局必欲置他於死地，他唯有揮淚放棄艱辛奮鬥歷時十九年的革命工作基地，其實也正是我們的桑梓故里。一家八口分成幾批，從台灣內渡回國。

當年，我僅祇十四歲，剛從台北建成小學校畢業，我們一家，自台灣華僑領導人我的父親高銘鴻、曾任台北大安公學校教員的母親陳蘊端女士以下，還有我，十二歲的二弟高翰，十歲的三弟人瑞，八歲的長妹雲衣、五歲的二妹羽衣、三歲的四弟人達。除了六個從三歲到十四歲不等的孩子，母親又有身孕，——二十年十二月誕生的五弟人傑，其後，三妹鐵衣和四妹美衣相繼在

福建省出世。

幸福快樂的家庭在一夕之間毀棄，我們和聚首多年的親友、隣居和同學、玩伴生離死別，依依難捨。沒有人想到我們能有機會重相見，無論大人和孩子，心情都是無比的沉重和悲涼，因為我們被日本人逼迫着放棄了父親的事業，溫暖的家庭。父親和母親又得胼手胝足，刻苦經營，重新再為我們建立起一個新家庭來。祇有我跟四個已能懂得人事的弟妹，如像高翰、人瑞、雲衣和羽衣，方始在滿腔哀愁中激起一絲憧憬和嚮望，我們彷彿聽得到祖國的召喚，熱切希望回到祖國去唸祖國的書。還有，通過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，我們就可以見到高齡已達七十五歲的祖父了。

遠在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乙未割讓台灣之役，祖父曾經領導民軍，力抗日軍入侵，義軍敗績，台北淪陷，祖父仍然率領所部奮戰不屈，他曾峻拒日方的威脅利誘，內渡旋閩，在廈門和安溪兩地居住。後來他使他的愛兒——我的父親入台領導華僑，繼續抗日，完成他未竟的遺志

，但却將我們祖先的骸骨祕密運回國內，擇吉安葬，重歸於漢家旗幟之下，不使其蒙塵陷敵。民國十年，祖父曾經爲了萬華高氏大宗祠擴建的事，匆匆回過一次台灣。從小，我們從父母雙親，戚友師長洋溢着不勝欽敬仰慕的神情，娓娓談起祖父的平生事蹟，每每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光榮和驕傲。船抵廈門，我們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祖父，老人家慈眉和目，精神矍鑠。他爲我們一家的被迫離台，內渡返國，得能在他膝下重聚，當時是和我們同樣的感到悲喜交集，不勝欷歔。這一次，我們幾兄弟姐妹，總算有一段較長的時間，陪伴他老人家笑語殷殷，歡聲陣陣，聽祖父感慨萬端的，談了許多吾台慷慨悲歌的往事。

祖父娓娓細訴，告訴我們，第一個到福建的我們高家開闢始祖諱綱，號一清，系出齊太公的六世孫文公子高苗裔，以字爲氏，遷居遼陽，他的後人有渤海高侯，我們的開闢始祖一清公，起先住在河南光州固始縣(現在的河南淮陽縣西北)，是固始縣的庠生，他避難到福建，後梁開平年間

(九〇七——九一〇)曾由閩王王審知奏舉為從政郎。從開閩祖傳到了五世祖高璩，勅授正義大夫，他在後周顯德四年(九五七)奉檄守泉州，禦寇殉難，賜諡文忠。欽賜祭葬於晉江二都陶冶山。自此我們高家又從福州搬到泉州，所以這位五世祖又稱安海始祖。安海即今圍頭灣裏的安海鎮，古時候是通海船的大碼頭，又稱安平。十四世祖高積贊公再自安海遷居安溪縣太平鄉，稱太平始祖。時當元朝末年。遜清康熙年間施琅平台灣，第一位到台灣的「台北始祖」是高公佛成，其後又有我祖父的高祖鍾慧公，由安溪大平路下海德社，遷居台北府淡水縣大加蚋保(現在台北市的大安區、古亭區、松山區。)又三傳到我的曾祖父高公燧心，娶國學生周公長庚的長女。曾祖父雖然有贈文林郎的封號，但那是祖父把他所得的官爵所呈請移贈，其實，曾祖父是一位耕讀傳家的自耕農。

### 排除萬難望子成龍

祖父常愛提起我們台北高家的先世，在汴宋時代人文薈起，甲第蟬聯。據家乘所載，汴宋一代四十八科中，我們高家就出了五十八位進士。其中尤以高淳公十八歲、高構公十五歲中式最為難可能貴。所以一代大儒南宋的徽國公朱熹，曾經為我們的安海祖祠寫過一副對聯，聯曰：

後周忠節第，  
有宋尚書門。

下聯是在說我們高家的七世祖諱惠蓮，在宋朝慶歷年間曾掌兵部尚書。

泉州的周太史，也有一副贈聯寫的是：

著姓冠巨族，  
人文甲一邦。

祖先的貴顯，在祖父的敘述中化為不盡的感慨。他並不否認，潮流在演進，時代在蛻變。因此，他祇不過以此使我們後世子孫知所策勉，有所警惕。這位一度身受國破家亡慘禍，曾經奮戰失敗的老人家，他所殷切要求我們的，是抵禦外侮，永遠愛國，毋忘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，他祇希望台灣儘快回到祖國的懷抱，使我們世世代代，能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

祖父的一生，漫長而坎坷的八十九年，恰好是和近代中國同其動亂苦難的命運。在亘古三千年來從所未有的大變局中，渡過大黑暗時期，摸索、掙扎着接近曙光。遜清咸豐六年丙辰(一八五六)，陰曆八月初六日，祖父誕生於台灣台北。縱使我們高家在台北已經定居了九代一百餘年間，可是，自祖父初臨人世，他的籍貫一欄，戶籍記載遠比今日的大陸淪陷前後來台同胞，更為複雜。因為他必須註明：「寄籍」：台灣台北府學、「民籍」福州府侯官縣學、「原籍」：福建安溪、「祖籍」：河南光州固始縣。

當然，這是為了應試赴考的關係。不過，祖父的籍貫也跟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一樣，由其一再變遷，可以推考得出中華民族的幾次大流徙。以我家來說，那是從唐朝黃巢之亂，江淮大盜王緒攻陷固始所起始的。

祖父降臨人世的那一年，太平天國軍正與清軍在東南、華中鏖戰。他出生的第十七個月是為

咸豐七年(一八五八)，內亂未平，外患又生，英法聯軍合陷廣州。祖父方始呀呀學語，還在襁褓之中，曾祖父正年富力強，竟然一病不起。

由於曾祖父在同胞四兄弟中排一，祖父又是他遺留人世的唯一血胤。曾祖父的三位胞弟，共有二十九個兒子。相形之下，長房青年寡婦守着一個不及兩歲的孤兒，格外的顯得人丁單薄，淒涼落寞。我的曾祖母系出台北名門巨族，她父親是國學生，有一位歲貢生的堂弟周侍謙，邑庠生的堂弟周耿光。這在當時台北來說，已經是很高的門第了。因此，曾祖母的母親，為自己女兒的前途幸福着想，曾經三番四次的勸我曾祖母改字他人。而曾祖母總是抱着祖父潸然淚下，指天矢日的說：

「我誓願跟這呱呱孤兒同生共死，決不貳志！」

祖父八歲，在曾祖母的堅持之下入塾啓蒙讀書。這在當年高家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。因為，祖父的三位胞叔，和十七位堂叔之中，入過塾的祇有堂叔燧持、逢源兩位，他的二十九位堂弟居然沒有一個進過學的。所以祖父在漸漸耕而不讀的舊世家裏首先入塾，真可以說是大異數。由此也可想見我曾祖母望子成龍的心切，和她排除萬難的毅力。

第一位受業師是朱餘三(慶年)先生，祖父髻齡入塾，從朱老夫子就讀，每天早出晚歸。祖父說：在他的記憶之中，曾祖母從未閑過一分一秒，他讀完功課回到家裏的時候，曾祖母不是在做飯，就是跪在地上洗衣衫。曾祖母看見祖父從

私塾裏揀着書包回家，臉上一定會露出歡慰的笑容。問寒暄暖，無微不至。入晚，曾祖母親手績麻，軋軋機聲，和祖父的琅琅書聲相應和。偶然，曾祖母停了紡績，望着祖父，感慨唏噓的說：「你父親死得早，祇留下我們母子二人，相依爲命。將來我們這一家，能不能夠發達，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。你要用功讀書，莫辜負了我一生的辛苦，和你父親的臨終遺言，以及他對你的希望。」

這幾句話，千遍百遍，不時提起。曾祖母的諄諄訓誡，經常都在祖父的耳邊繚繞。祖父說這便是他從童年到少年，唯一的上進動力，鼓舞力量。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，祖父一生中最美好的黃金歲月，都在勤奮不輟，埋頭苦讀中渡過。幼年失怙，得不到慈父教養的農家孩子，反因爲曾祖母的茹苦含辛，告誡叮嚀，激發了他的責任感與向上心。祖父兒時根本沒有玩伴，從不耽於嬉遊，他唯有日以繼夜，孜孜矻矻，冀望早日出人頭地，一舉成名。他深知他自己肩頭上的担子不輕。

從八歲啓蒙，到進入台北登瀛學海書院就讀之前，祖父的受業師，一共有七位。以執經問義的先後爲序，是朱慶年先生，字餘三，李厚先生，字希博，陳春華先生字先蕊，高向榮先生字堉森，黃雲從先生字祖芬，陳經先生字醉六，林成績先生字義成。其中高向榮先生是祖父的堂兄，陳經先生是台灣府學的廩生，林成績先生是福建永春州學的廩生。清沿明制，州府縣學都有一定的名額。初入學的名爲附學生，簡稱附生。生員在學時期，歲科兩考等第高的，方始可由公家補助

膳食和津貼，稱之爲廩膳生或廩生。以廩生而在私塾任教，以當年台灣的情形來說，是很難得的。所以，祖父從陳經、林成績兩位先生之處，所得的教益爲最多。

### 林維源捐款建城垣

十七歲的那一年，艱辛渡日的曾祖母，勤讀不懈的祖父，在生活下受到一次較重的打擊。因爲當時我們在台北錫口興雅莊（今之台北市三張犁）的老家，七大房同炊共爨，協力耕作。大家族中有人眼見祖父年事漸長，却由於讀書課業的關係，抽不出時間來從事生產。而農村資源除了土地便是人力，曾叔祖金樹公認爲祖父是大家族中的累贅，不惜將曾祖母和祖父屏諸大家庭之外，迫令她們分一筆田地去獨立謀生。曾祖母爲此大起恐慌，可是祖父却說：

「請母親放心，兒子素秉庭訓，不怕喫苦。今後我自會一面讀書，一面耕作，渡過這一段艱苦的日子。而且，這一件事也增長了我的志氣，我已下定決心，將來如不能顯祖榮宗，我非但無以成人，尚且愧爲父母雙親的兒子！」

祖父發奮立志，他確能焚膏繼晷，劍及履及，從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到光緒十二年丙辰（一八八六），祖父中了秀才。這十四年間，曾祖母和祖父在生活方面，確實是艱辛備嘗，她們一直是在咬緊牙關，苦苦撐過的。因爲兩母子必須親自下田耕種，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，一面還得利用耕耘之暇，紡績的紡績，讀書的讀書。尤其，在這一段時期裏，祖父的品行方正，發奮努

力，使他的老師台郡廩生陳醉六（經）先生大爲賞識，備加青睞。陳醉六先生乃將他的胞姪女，也就是我外曾祖父的長女公子，許配給我祖父爲妻。她便是我的祖母——陳太孀人。

祖母是我們家族中興的一位大功臣，自從她和祖父完婚，進了三張犁高家的門，她不但代祖父侍奉堂上，親操井臼，而且還成爲這個耕讀家庭的主要生產者。由於刻苦耐勞成性的祖母沐雨櫛風，親自下田，使祖父有了比較充裕的讀書時間。祖母的夙夕辛勞獲得了丰硕的補償，祖父甚至抽得出時間到台北府城去訪求名師，進入台北登瀛學海書院和玉屏紫陽書院。祖父最先進入的登瀛學海書院，祖父中舉後五年，高氏宗親從日本人手裏把它買了下來，創建台灣高氏大宗祖祠，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紀念方式。在那兩座學院裏，祖父得到四位名師的傳授，他的學業自此突飛猛晉，大有可觀。那四位名師是陳錦芳先生字水村，高紀先生字惕臣，曾宗彥先生字幼滄，和陳榮仁先生字鐵香。

早在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，清廷接受欽差大臣沈寶楨的建議，將台灣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，重新分割爲兩府八縣四廳，另在猛艸增設台北府。當年的猛艸，也就是現今的萬華，而整個台北市區則「當鷄籠、龜崙兩大山之間，沃野千里，兩溪環抱，村落衢市，蔚成大觀」。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，祖父的受知師，淡水廳同知陳星聚先生字耀堂，陞授台北知府。六年（一八八〇）陳知府浼請台北富戶林維源，和其他的士紳富戶，開始建築造城一週一千五百十四丈的台北城垣

同年，在現今的北門口附近建立了台北府學政行署和考棚，與此同時，台北府學正式成立，北區士子有了讓他們切磋研究，施展長才的場所。以祖父的眞才實學，根基深厚，乃使我們一家步入新的紀元。

先是，祖父在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科試的初試裏，以前列第四名獲取，旋又在覆試中經陳知府錄取爲前列第三名。這也就是說，他已經獲得准送府試的資格，他可以去考秀才了。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五月，湖南新寧人，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貢生出身的陳鳴志先生字展堂，奉旨出任分巡台澎兵備道。光緒十二年丙辰（一八八六）府試之期已屆，陳鳴志先生奉旨兼任提督學政，祖父就在這一科得了台北府學第二名秀才。青衣還鄉，闔族來賀。這一年祖父已三十一歲，他在遠近來觀的鄉鄰戚友交口讚譽，嘖嘖稱羨之中，登堂拜祖，跪祭先父，再在喜極而泣，笑逐顏開的曾祖母跟前磕下頭去。枯木逢春，苦盡甘來，二十多年裏一家三口的唯一指望，總算不曾落空。祖父回首前塵，祇是感慨系之在說：

「到那時候我才算是稍慰母心於萬一，同時讓我在九泉之下的父親，也可以有所告慰了」。成了秀才以後的祖父，不但不以爲滿足，而且焚膏繼晷，苦讀如故。他決心完成科舉的全部歷程，中舉人，成進士，金榜題名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因此他鏗而不舍的繼續在玉屏、紫陽學院潛修，從不輕易放過任何一次月課、歲試的機會。尤其每取冠軍，輒列前茅。祖父曾經由台灣巡撫、學使劉銘傳先生字省三在光緒十五年己丑（

一八八九）歲試中，錄取爲台北府學一等第四名，且曾兩度在玉屏書院月課中獲取超等及超等第一名，凡是參加這種考試，成績優良者都有相當豐厚的獎金，對於台灣農家來說：也是十分可觀的收入。我們的家境，因而逐漸的好轉。其中尤以己丑那年是清廷朝例的歲試，光緒皇帝欽命台灣巡撫兼提督學政劉銘傳入闈考試府縣新舊生員。那一年曾祖母五十三歲，她忽然染病在床，祖父親侍湯藥，延醫診治，心中焦急時甚至燒香拜佛，願請神明庇佑，還請了道士到家裏來祓禳災邪。可是曾祖母的病勢却越來越見沉重，歲考的日期到了，祖父禁不起病榻上的曾祖母催促，迫不得已的到府城赴考。他心憂如焚的匆匆考罷三場文字，趕回家裏時曾祖母已在彌留狀態，這一位爲我們高家盡瘁終生的老人，終於五月初九日辰時不治逝世。祖父在側親視含殮，哀慟欲絕，偏偏不旋踵捷報傳來，祖父取了一等第三名。照規定他可以補廩食餼，除了功名晉級爲廩生外。每個月還能支領幾兩銀子的津貼。可是祖父偏逢母喪，他祇得報了丁母憂，將這一項榮譽和收益自動放棄。

由於祖父參加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丙辰科鄉試的時候，清廷欽派當過吏部尚書，時任閩浙總督的廣東番禺許應騷先生字筠菴，和浙江學使秦綬章先生佩鶴，遙爲監臨。所以，大名鼎鼎的許制軍和秦學台，都得算是祖父的受知師。

### 「李文奎之變」始末

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，東亞風雲緊急，日本明治天皇新練的陸海新軍，公然在朝鮮

挑起中日大戰，佔據朝鮮京城，生致韓王李熙。朝鮮本來是中國的藩屬，清廷當然不能不加以救援。於是派出水陸兩師，兼程併進，一面積極部署台灣和澎湖的防務，防止日軍趁機入侵。當時的閩浙總督是譚鍾麟，正是前國民政府主席，黨國元老譚延闓先生的封翁。邵友濂在當台灣巡撫，現在台北市的中山堂，便是台灣巡撫衙門的所在地，那兒是一省軍政的重心。中山堂前的第十信用合作社，原先是主管一省行政的布政使署，台北府衙則建在現今的開封街一段和漢口街一段之間，恰好是全城的中心點。新任的台北知府是陳文騷，順天府大興縣人，進士出身，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甲戌翰林，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蒞任。中日甲午之戰既起，六月下旬，清廷復令我國民族英雄，揚威安南，迭敗法軍的黑旗將軍劉永福，酌帶兵勇來台，隨同邵友濂辦理防務。那時候，劉永福將軍的正式官銜是廣東南澳鎮總兵。跟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檄調來台的，還有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的一支勁旅，何況，當時担任台灣布政使的又是曾經大敗法軍於安南宣光，素有知兵之稱的吏部主事唐景崧。所以，在甲午戰敗，乙未割台之前，台灣全島正是名將紛至，大軍雲集，台灣同胞無不額手稱慶，歡欣若狂。沒有人想到昏庸顛覆的清廷，竟會割讓台灣，棄數百萬台灣同胞於不顧。

這是祖父生平第一次，也是絕無僅有的唯一的一次參與政治，爲國宣勞，執干戈而衛社稷。因爲祖父學識淵博，前程無量，同時他平素一向慷慨任事，熱心公益，經常爲地方人士排難解紛

，又是歷任官府甚為器重的青年士紳。所以，當朝鮮敗耗傳來，台灣整軍經武，積極備戰，英明幹練的台北知府陳文騷，立刻就延見祖父，請他登高一呼，作為他的臂助。陳知府對祖父言聽計從，十分倚重，他自己奉旨總辦團練，却把這個募勇編練，建立民軍，以與入侵之敵週旋到底的重責大任，付託在祖父的身上。陳知府正式下令，任命祖父負責辦理大加納保二十七莊團練，設台北籌防局於上埤頭莊（今之台北工專右側鐵路附近）。從這一天起，祖父除了奔走各方，號召台北各地民衆加入團練，訓練成師，抵禦外侮，他日夜在籌防局坐鎮。而台北籌防局自此也成為士紳民衆，頻頻集議，籌商戰守大計的會議場所。與巡撫衙門、台北府衙，同為台胞抗日的發號司令處。

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五日，黑旗將軍劉永福和他的兒子劉世良，親率粵勇六營，搭乘威靖、駕駛兩輪，從汕頭駛抵台南，就地建築營寨砲壘駐守。這時候劉永福的職銜是「欽差幫辦全台軍務事宜」，日本方面聽說劉永福協辦台灣防務，憚忌他的威名，曾由某大將遣使游說，只要劉永福率部內渡，日本願釐巨金為酬。劉永福峻然拒絕日本人的無理要求，消息傳到台灣各處，使三百萬台灣同胞更其歡欣鼓舞，認為擊退日軍，確保台灣實有莫大的把握。就在這一段時期，主持全大局的滿清大吏，人事有了變化，由台澎兵備道陸任台灣布政使的唐景崧，彈劾巡撫邵友濂辦理台灣防務不善，邵友濂本來就是文人，他自己也覺得軍事並非其所長，因此他也密奏清廷，請求內調。

清廷便順水推舟，調邵友濂為湖南巡撫，而以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兼督辦全台軍務事宜，將台灣的軍政大權，置於唐景崧一人之手。

祖父說，當他日夕奔走編練民軍，協防各處之初，他對軍事也是外行。不過他親身在台北的幾位大員相處得稍微久些，耳聞目覩，他對台北方面的人事未盡協調，早已引為怒愛。台灣北部防守向以滬尾（現在的淡水）為重鎮，守滬尾的是武職中最高的提督軍門，然而滬尾守將却在唐景崧署理巡撫，節制全台軍隊的兩個月間，三度易將。由提督李本清跟唐景崧交惡，自動求去為始，先代之以蔣高會，又易之以廖得勝。再則，清軍在台係以前任巡撫劉銘傳攜來的淮軍中之銘軍為主，銘軍在台雖有拒法抗日的兩次光榮戰績，可是他們駐台歷有年所，早已師老兵疲。而且那般驕兵悍將，久戍將校，也斷非「知兵」如唐景崧者所可統率駕馭，何況還有隨淮軍來台轉入民間的會黨惡勢力。例如「李文奎之變」，以一名黨羽甚多的巡撫衙門親兵，被革後為洩私忿，竟然攔路搶劫唐景崧的女婿，砍殺副將，刀傷差官，揮衆大鬧巡撫衙門，跟楊岐珍提督親率入援的官兵對陣轟擊，連傷台北居民十餘人。事平後唐景崧非但不能以斷然手段懲治亂首，反而怕他人多勢衆，命李文奎募勇一營駐紮基隆，於是將士離心，軍紀鬆弛，兵驕日盛，越發的無從抑制了。

台北自「李文奎之變」後，開始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而日本軍艦進攻澎湖，加以佔領，海道中梗之間，購自外國的大批軍械又復陷敵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四月十四日，李鴻章

和伊藤博文所談判的馬關和約簽訂，台灣割讓日本，噩耗傳來台灣，三百萬台胞無不痛哭流涕，如喪考妣。四月二十六日台灣巡撫唐景崧招攬四方豪傑，或任戰爭，或籌餉需，共支危局的札飭中，即曾有如下形容：

「照得日本欺凌中國，和款內索割台灣一省，尤不得公法之平，台灣紳民，誓不服從，悲慘萬狀！相約死守，以待戰機。……」

### 丘逢甲與台胞抗日

祖父當時負責統率台北府大加納保二十七莊團練，他追隨鄉賢諸先烈之後，誓死力爭。首先是台灣舉人以會試在即為詞，上書清廷請罷割讓台灣之議。這一封台灣舉人上書的電報打到北京後，有如石沉大海，始終得不到清廷的答覆。反倒是令人驚駭萬狀的壞消息不絕如縷，如雪片般飛來。李鴻章已經跟伊藤博文約定，馬關和約定四月十四日簽字，清廷躊躇瞻顧，却又有兵部侍郎孫毓汶、吏部右侍郎徐用儀，奏以停戰日期已滿，請光緒皇帝立刻畫押於和約之上。同日北京城裏又有密電來到，據說馬關和約如果能够再展緩十天畫押，各國將共同出面阻止清廷割讓台灣。消息之來使台灣同胞悲憤莫名，激動情緒如鼎之沸。台北、台南的大街小巷，到處貼上了痛罵孫毓汶、徐用儀是出賣台灣大漢奸的告白，言詞之激越，恨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！——孫毓汶、徐用儀後來果然被台灣在京官員參奏黜退。

台北籌防局成為台胞激烈反對割讓台灣的神經中樞，台中人，工部主事丘逢甲、候補道林朝

棟、和台北人內閣中書教諭陳儒林，還有祖父他們一連多日不眠不休，都在台北籌防局裏哭紅了眼睛朝夕聚議。籌防局裏外，擠滿了義憤填膺，同仇敵愾的人羣。直到四月二十一日，京中又來噩耗，馬關和約業已簽字，割讓台灣已成定局。在這一瞬間，全台灣的官紳士庶放聲大哭，悲呼哀號聲震天地。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過後，議決立即電奏北京朝廷，電文僅祇十六個字：

「台灣士民，義不臣倭，願為島國，永載聖清！」

同日，又飛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南洋大臣、閩浙總督、福建布政使，迫切陳詞，為民請命。這是台灣的一頁珍貴文獻：

「敬稟者：台灣屬倭，萬民不服！迭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，而事難挽回，如赤子之失父母也，悲慘曷極！伏查台灣為朝廷棄地，百姓無依，唯有死守，據為島國，遙戴皇靈，為南洋屏蔽。惟須有人統率，眾議堅留唐撫台仍理台事，並劉永福鎮守台南。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，台灣應作何處置，再送唐撫入京，劉鎮回任。台民此舉，無法戀戴皇清，以圖固守，以待轉機，情形萬緊，伏乞代為電奏。」



林 欽 此 奉 旨 准 其 仍 留 台 理 台 事 並 劉 永 福 鎮 守 南 台 其 餘 各 官 紳 士 庶 均 著 照 舊 毋 得 藉 端 滋 擾 欽 此

台胞抗日領袖人物之一，工部主事丘逢甲與其遺墨。

因為不簽和約的話，「一則戰不可恃，二則進迫京師，利害攸關，視台為重」，「台無接濟，一拂其情，勢必全力併攻，徒損生靈，終為淪陷。」總理衙門又說：現以新約內日本聲稱：「本約批限二年之內，地方人民願行遷徙者，准任所之。其所有田地，聽其變賣他人，但期滿之後，未能遷徙者，日本認為人民。」皆載在和約中，是日本得地，而百姓之不願居台者仍有遷、賣兩途。貴署撫每思念朝廷愛護台民，並將以上定約勸諭台民，勿因一時過憤，致罹後患。」

然而，當年台灣紳民的憤激勃發，是為了免於自身和後世子孫淪為亡國奴，成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牛馬，並非一時激憤可比，而祖宗廬墓，田園家屋，也不是或遷或賣所可以解決的。總理衙門的覆電，給台灣紳民帶來了悲痛和絕望，台北籌防局裏，眾情洶湧猶如怒潮澎湃，人人懷著誓與國土共存亡的必死決心，頻頻的發出怒吼。

有人提議抗朝命，有人呼籲要求外國保護，據祖父說：大家議論紛紛，一直會議到四月二十七日，方始由閩縣人候補道陳季言，提出了不如暫時建立民主國的主張，立刻獲得了熱烈的響應。於是又由丘逢甲、林朝棟和陳儒林三位先生，一致提議推唐景崧為民主，「伯里璽天德」，亦即英語總統的譯音，另推劉永福為將軍。當場議決遍邀台北紳商，同進賀表，並且一齊送到巡撫衙門，請唐景崧即日視事。

後來為了表示鄭重，又由台北籌防局出資鑄了兩顆印。一顆金質的文曰：「台灣民主總統之印」，另一顆銀質的文曰：「台灣民主將軍之印」。

「五月初二印信鑄好了，台北紳民便齊赴巡撫衙門舉行親送金印禮，銀印則另行派員送呈台南劉永福。事隔若干年後，祖父仍認為這並不是台灣同胞光榮的一幕，而是一份孤臣孽子無限深沈的悲哀。所以他說當天雖然得算是「台灣民主國」成立之日，台灣亙古未聞的一大慶典，連各國駐台洋商，兵艦都在鳴砲、升旗致賀。但是許多同往送印的台北紳商，都情不自禁的掩面哭泣起來，唐景崧和撫署的官員也是同樣的淚下沾襟。尤其是這一天唐景崧致電各省大吏，電文中更道盡了迫不得已的苦衷，他這封電報確能表達當時台灣紳民的心聲：

「日本索割台灣，台民不服，屢電奏不允割讓，未得挽回。台民忠義，誓不服倭。崧奉旨內渡，甫在摒擋之際。忽於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撫

署，文曰：『台灣民主總統之印』，旗藍地黃邊，不得已允暫視事。民主總統由民公舉，仍奉正朔，遙作屏藩，商結外援，以圖善後。事起倉猝，迫不自由，已電奏並佈告全國。能否持久，尚難預料，惟望憫而助之！」

豈天意之棄台，實人謀之不臧。這是祖父平生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，當台灣紳民凜於國家民族大義，誓不服倭，義師之起真是如火如荼，轟轟烈烈。祖父眉飛色舞的說：光是負責守台中的遜清進士、工部主事丘逢甲先生，他傾個人之力再加上戚友鄉黨的資助，居然在短短的數日之間，募集了衆達三十五營的義軍。還有自動報効祖父領導的大加納保二十七莊團練的一名哨官吳得福，原先是個替人祛病禳災的道士，曾在基隆力戰不屈被日軍所俘，逃脫以後他矢志規復業已淪

陷的台北府城。祖父命他到大安莊（今之大安區）去跟民軍同志黃賜切取聯絡，他們兩個人一聲號召就糾合了抗日志士三千餘人。吳得福和他的同志在神前歃血為盟，竟至不惜手刃他的五歲幼兒作犧牲。後來由於日軍逼城大索，黃得福先生和他的同志九人不幸被捕，黃先生在臨刑前自戕而死，他的太太也引刀自刃，殉夫殉國。凡此台灣紳民抗日情緒之激昂，犧牲之慘烈，豈止驚天地而泣鬼神而已。祖父嘗說，乙未日軍據台，竟然旗開得勝，克奏膚功，那是明治、伊藤和樺山資紀吉星高照，衛青不敗由天幸。否則，以台灣地勢之險要，台胞抵禦外侮之壯烈，毀家紓難，寸土必爭，日本決無順利佔領全台之可能。而所謂「天幸」也者，無他，實為國際情勢微妙，顛預清廷積弱，唐景崧舉止失措，三者之相加。

# 中外文庫之十二 王成聖 著 于右任 傳

定價拾捌元  
歡迎購閱

開國元勳于右任先生，少年時代即有西北奇才之譽，詩詞直追陸放翁，書法尤被推崇為我國有史以來十大家之一，于氏出身寒素，苦讀成功，奔走革命，領軍從政，一生事迹多姿多采，素為國人敬仰欽重。頃由王成聖教授多方蒐集資料，廣徵博引，去蕪存菁，撰成于右任傳，為記述于氏生平最完整、權威之作。書後並附于右任詩文選粹，列入中外文庫隆重出版。

定價十八元，現已出版，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立即寄書。